四書考異

四書考異下　條考三十一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萬章上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尚書大禹謨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古文田作畋旻作閔　毛詩小弁傳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　文選陸機贈從兄詩注引孟子號泣上亦增有日字

何爲其號泣也。大禹謨正義引作何爲然也　小弁正義作何爲然矣

勞而不怨。禮記祭義述曾子語作懼而無怨大戴禮曾子大孝篇同　尸子引曾子作懼而無咎

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大禹謨正義
則作卽不知也也作矣非爾上無是字　小弁正義作
則吾不知之矣公明高曰非爾知也
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孟子音義曰恝張古黠切丁
音界　說文解字引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忿繫傳
曰字書無恝字孟子本作忿　廣韻引文同說文　西
溪叢語曰許氏說文忿音呼界切忽也引孟子云云說
文用古文纂集成之引用忿字恐爲正也
按類篇謂不若是恝丁公著讀今據音義丁自音界
其依字讀古黠切者張鎰耳
共爲子職而已矣○禹謨小弁正義皆共作供無矣字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大禹謨正義引文父母不愛我何哉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章句曰堯典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將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　呂氏春秋孟春紀堯有子十人又愼行論堯妻舜以二女臣以十子高誘注曰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爲允子不在數中

按舜典後出趙氏不及見之而今舜典亦未有九男等文史記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特據孟子言之典籍厄于秦火不獨尙書百二十篇有亡失也

知好色則慕少艾。疏曰世之傳孟子者以少女爲少艾按說文云艾老也長也又禮記云五十曰艾是則艾誠長老之稱謂之少艾不知何據以爲誤也殆亦未可知　程氏考古編曰偏思經傳絕無以艾爲好之文或曰艾古女字也傳久而訛離析其體則女轉爲艾此說似有理然孟子之書不經焚毀歷世諸儒無有以疑說改易其本用字者爲有士子陳其所見曰少當讀爲少長則習騎射之少艾當爲乂則不勞曲說而義自明矣信哉斯言也凡古書言懲艾之艾皆音乂艾艾即衰滅之義慕少艾云者知好色則慕差減于孺子時也　陳櫟定宇文集曰陳普之改少艾爲少女不經之甚

按曲禮五十曰艾疏謂髮蒼白色如艾也蓋古但訓艾爲白而白義含有二焉以髮蒼白言謂之老以面白皙言則謂之美同取于艾之色也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高誘注云艾美也屈子九歌總長劍兮擁幼艾王逸注亦以艾爲美好晉語狐突語申生曰國君好艾大夫殆韋昭注以艾爲嬖臣乃指男色之美好者漢張衡東京賦齊騰驤以沛艾薛綜注以沛艾爲作姿容貌程氏云傳載中絕無以艾爲好者豈誠說乎說文祇據魯頌曲禮訓爲長老遺孟子國語國策等所用一義此說文之略不當因以改讀孟子

五十而慕者二句。禮記坊記注引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娶妻如之何。齊風娶作取音義曰本亦作娶　禮坊記引詩作取　孔叢子論書篇引詩為娶

父母使舜完廩節。史記五帝紀堯賜舜絺衣與琴為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深入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為舜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

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　程子遺書曰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

按史遷所據孟子外亦無他書扞笠匿空以意飾之耳列女傳之爲工龍工則又因其說而飾以神奇者

捐階。音義曰捐音緣又音旋　章句曰一說捐階舜即旋從階下此讀捐爲旋

弤㢸。音義曰弤都禮切丁音彤云義與弴同

鬱陶思君爾。尙書五子之歌正義曰孟子稱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　禮記檀弓正義引孟子曰鬱陶以思君　書古文鬱陶作鬱匌　鄭瑗井觀瑣言曰嘗疑孟

子此段是古逸書之辭其文甚似之楚辭曰豈不鬱陶
而思君兮亦是用此語

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史記索隱曰孟子又取尚書
文云云　路史發揮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舜告皋
陶語也鬱陶乎思君顔厚有忸怩五子戒太康語也而
牽合之以爲舜象之言此戰國之妄也

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太平御覽述文饋字作餽　新
序節士篇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子嗜魚何
故不受曰吾以嗜魚故不受受魚失祿無以食魚矣
按新序所云鄭相似即子產而其事頗不同韓詩外
傳則又以嗜魚不受魚者爲魯相公儀休與人別說

故自不齊而孟子聞而知之漢人又傳聞而知之孟子所言必較韓嬰劉向近實
子產使校人畜之池○音義曰校張音效丁音教　梁溪漫志曰東坡詩不用校人欺子美或云校人乃欺子產非子美也不知左傳杜預注云子產一字子美
象日以殺舜爲事○越絕書吳內傳瞽瞍用其後妻常欲殺舜　史記五帝紀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　說文繫傳引孟子日字作恒
按堯之天下豈容有日欲殺兄之人此亦萬章所聞繆也而戰國時流言之妄尚不僅此韓非有云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舜殺之放父殺弟不

可爲仁則云象欲殺舜猶其繆之小焉者矣萬章知無放殺象之事而不能無疑于放象之說孟子力辨共并無之則其餘邪說悉不待辨而息已

舜流共工于幽州。書舜典州作洲古文作州　史記作幽陵　大戴禮五帝德篇述四語與孟子同而以爲帝堯事　莊子在宥篇堯放讙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峗流共工于幽都亦謂堯事　宋文鑑錢易請除非法之刑疏曰堯將誅四罪止曰殛鯀於羽山竄三苗於三危放驩兜於崇山流共工於幽州前後至易置

放驩兜于崇山。書古文驩兜作鴅吺崇作宗　莊子作讙兜　山海經作讙頭

殺三苗于三危○書舜典作竄三苗古文𥨊弎𦭓亐弎𡆪 說文解字引書𢽷三苗 史記作遷三苗 莊子作投三苗 張揖四書原旨曰書云竄三苗此云殺者竄之死地即殺之也

殛鯀于羽山○書古文鯀作鮌 五經文字曰鯀經典釋文亦作𩶁或作鮌 楚詞天問漢書人表皆作鮌 別雅曰廣韻引說文鯀魚也亦作鮌禹父名本作𩵍亦作𩶁尚書本作鯀蓋从魚从角从骨其形相似而系與元黃字形亦相近故所傳不同如此

封之有庳○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畀服虔注曰畀音畀予之畀師古注曰音鼻 又武五子傳舜封象于

有鼻師古注曰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　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昔象封有鼻　三國志樂陵王茂傳亦曰昔象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　路史國名記曰有庳象國孟子作鼻　藝文類聚述孟子之作諸

按庳與鼻皆從畀與之畀音皆讀若庇故其字得通借路史當云有鼻象國孟子作庳今本互差

仁人之於弟也。藝文類聚述孟子弟上有其字

不藏怒焉三句。漢書鄒陽傳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

親之欲其貴也二句。史記三王世家古之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

不齊引據者類於也

天子使吏治其國。柳柳州集毀鼻亭神祠記象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　讀書錄引孟子作治其賦

欲常常而見之四句。章句曰此皆尚書逸篇之辭　困學紀聞曰趙氏不及見古文尚書故以此爲逸篇之辭　集註亦以下二句爲古書之辭　說文解字引孟子故源源而來源魚怨切

舜見瞽瞍其容有蹙五句。墨子非儒篇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瞍蹴然此時天下圾乎　韓非子忠孝篇引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　文選諷諫詩注引孟子曰天下大哉岌乎

按韓非所引之記卽咸丘蒙所聞之語蓋當時早有以此等說筆之於書者矣蹙造二字古通韓詩外傳史魚死不于正堂治喪衛君問知其故造然名蘧伯玉貴之而退彌子瑕淮南道應訓孔子覩宥巵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並以造代蹙殆哉岌乎乃時人恆語莊子天地篇述許由之言亦云殆哉圾乎天下胥義曰圾本又作岌管子小問篇桓公言欲勝民

管仲曰危哉君之國岋乎

堯典曰○集註曰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　四書賸言曰漢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巡狩至章帝時陳寵奏言唐堯著典眚災肆

叙皆是舜典文而冠以堯典之名卽前漢王莽傳所引十有二州亦稱堯典後西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奏引肆類上帝諸文亦稱堯典自僞書一出而羣然改從則是古書二篇而今誤分之非古書二篇而今誤合之也

放勳乃徂落。舊文勳爲勛音義有勛音勳之釋　宋本注疏本爲勛　孟子考文曰古本勛作勳　舜典作帝乃殂落　說文解字殂字下引虞書放勛乃殂落

三年四海遏密八音。舜典年作載　春秋繁露煖燠篇引尙書作四海之內閼密八音三年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禮記曾子問篇孔子曰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　又坊記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又喪服四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　大戴禮本命篇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

普天之下四句。小雅普作溥　左傳昭公七年芋尹無宇引詩普天之下與孟子同　荀子君子篇韓非子說林戰國策溫人對周史記司馬相如傳白虎通公侯篇喪服篇皆引此詩與孟子同　後漢書桓帝詔班固明堂詩皆云普天率土普字亦與孟子同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引莫匪王土　漢書王莽傳引率土之賓說文繫傳引詩率土之頻云或借賓字或作瀕同作濱

乃說　呂覽孝行覽舜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

按呂氏即由此上文言舜說耶然未可遽論也列子載堯時童兒謠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今大雅皇矣有之史記載箕子之歌云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今鄭風狡童有之琴道載孔子猗蘭操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上二句見谷風下二句見燕燕俱屬邶風又召南草蟲首章與小雅出車五章同齊風南山末章與豳風伐柯首章同邶風谷風三章與小雅小弁末章同古人詩每不嫌彼此承襲漢

魏樂府中尤多普天四語舜曾賦之北山詩人逃用之亦事理所應有矣

此莫非王事二句。小雅北山篇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孟子卽以詩說詩　鹽鐵論地廣章引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又卽以孟子語爲詩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左傳隱公元年注不以文害意正義曰不以文害意出孟子文也又十一年正義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辭害意　文心雕龍夸飾篇引孟軻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　宏明集載劉勰滅惑論曰以文害志孟軻所譏　歐陽文忠公集經旨跋長公集雜策引文志俱作意

是爲得之。章句題辭引作爲得之矣
夔夔齊栗二句。注疏本齊字作齋　大禹謨作齋慄
又齊下無慄字古文作亝欒　路史有虞紀作齊栗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晉書段灼傳引孟子曰堯不
能以天下與舜
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音義曰行張去聲亦如字
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文選王命論注引孟子
使之主事事治而百姓安之
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晉書段灼傳引無之南二
字　書舜典正義引孟子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　文
選劉琨勸進表注引孟子亦以堯之子作丹朱

訟獄者。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獄訟違魏注引孟子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隨正文作獄訟

不謳歌堯之子。書舜典正義引孟子謳歌者不之堯子而謳歌舜上二句堯之子俱省作堯子

故曰天也。史記五帝紀自堯崩至踐天子位焉悉與孟子文同惟此故曰作舜曰　晉書段灼傳亦作舜曰天也　文選陸機詩劉琨表兩注皆引孟子作舜曰天也　書舜典正義引無故字

夫然後之中國。文選注作夫而後歸中國　太平御覽逃文夫然下無後字

按漢董江都對策曰堯禪位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

子丹朱而歸舜舜知無可避乃即天子之位此段文
全本孟子可爲孝文時已立孟子博士之驗
而居堯之宮。顧大韶炳燭齋隨筆曰江北人而如磨
異經傳中多有之孟子而居堯之宮而當作如小雅綢
直如髮如當作而是也
泰誓曰。舊趙注本南軒孟子說孟子集疏四書集編
四書纂疏四書通四書纂箋諸本泰俱作太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三句。新序節士篇禹問伯成
子高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吾子猶
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子高曰昔堯之治
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至公

也舜亦猶然今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
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野處
也　韓非子外儲說潘壽對燕王曰禹愛益而任天下
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
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以友黨攻益而
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
禹之不及堯舜明矣

按萬章所謂人言蓋此等言也故孟子姑援別典之
說明益方避啓而未嘗貪其位啓順人心即位而未
嘗奪於益以絕其尤甚之謬妄而禹德盛衰不暇更
推辨也汲冢書亦云益干啓位而啓殺之當時爲此

言者不獨一沭壽矣

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毛奇齡四書正事括略曰楊氏謂此語今不可考而大禹謨載舜薦禹辭曰朕在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舜之在帝位凡五十載而其薦禹時適三十三載非十七年乎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吳越春秋無余外傳曰舜崩禹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

禹薦益於天七年。史記夏本紀舉益任之政十年

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夏本紀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正義曰孟子陽字作陰箕山之陽即陽城也箕字誤本是嵩字而字相似其陽城縣在嵩山

南二十三里則爲嵩山之陽也　吳越春秋亦作箕山之陰　書正義禹之子三字作一啓字

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書甘誓正義引孟子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啓啓遂即天子位

舜禹益相去久遠○通鑑前編曰遠當作近　四書辨疑曰益親胥事舜繼又相禹至禹崩時幾十三四年其實未嘗相去久遠也相當作去聲去當作之遠當作近舜禹益爲相之久近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去遠二字蓋傳寫之誤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二句○張世南游宦紀聞引孟子作爲之者致之者

太丁未立。通鑑前編曰下當有而卒二字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疏曰史記云外丙即位三年今孟子云二年蓋史記不稽孟子之過也　尚書伊訓序成湯既沒大甲元年正義曰據此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仍述司馬遷之語是其疎也
　竹書紀年成湯二十九年陟外丙即位二年陟仲壬即位四年陟太甲即位與孟子合　朱子語類問立二年四年方二歲四歲二說孰是曰必是立二年四年

如今人都被書序誤書序云成湯既沒大甲元年所以謂外丙仲壬不曾立孫不知書序是後人所作豈可憑也　四書正事括略曰從來序年無先幼後長者今丙二歲壬四歲則仲壬爲外丙兄何後之耶　道宣廣宏明集述陶隱居年紀云外丁治三年仲壬治四年

按書正義遂譏史遷爲妄劉歆班固爲謬皇甫謐爲疎而已之不考孟子獨不謂之疎與謬乎但二年四年之說亦有一疑太甲嗣位未行適孫居喪禮故伊尹俾徂桐宮宅憂若先有丙壬六年則甲已免喪久矣書序不可憑居憂非序文也豈亦不可憑耶或殷制繼其統者有爲其先君三年服似當少辨通之

伊尹放之於桐。困齋示兒編曰書所載伊尹放太甲于桐放當作敎以其篆文相近故譌耳　宋景濂文集題跋曰孫季昭此論甚偉句曲外史張伯雨取其說書於伊尹古像之後誠知言者哉

按書但云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本未嘗有放字據盡心篇公孫丑所問知以爲放者亦戰國人言也玆偶順口與詞意所不亟以之爲譌理更當焉

自怨自艾。楊伯喦臆乘連下於桐二字爲句

夏后殷周繼。劉攽公是先生弟子記引孔子曰唐虞禪夏后繼湯武伐其義一也

伊尹以割烹要湯。墨子尚賢篇昔伊尹爲莘氏女師

僕親爲庖人湯得而舉之　莊子庚桑楚湯以胞人籠
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史記殷紀阿衡
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悅湯
按呂不韋書有本味一篇言有侁氏得嬰兒于空桑
之中令烰人養之是爲伊尹湯請有侁爲婚有侁以
伊尹爲媵送女尹說湯以至味極論水火調劑之事
周衆天下魚肉之美菜果之美和之美飯之美水之
美者而云非爲天子不得具劃烹要湯之說無如此
篇之詳盡者其文若果之美者箕山之東有盧橘應
劭史記注引之飯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秏許慎
說文引之所稱書目俱不日呂覽曰伊尹考班固藝

文志有伊尹二十七篇列于小說家蓋呂氏聚斂羣
書爲書所謂本味篇乃剟自伊尹說中故漢人之汲
見原書者猶標著其原目如此夫小說之怪誕猥鄙
何足挂齒而共時枉己辱身之徒援以自衞津津樂
道至輾轉傳聞于孟子之門又烏可不辨論哉馬遷
自命良史殷紀中雜陳二說且次孟子正說于後又
作孟子傳而云牛鼎之意近世學者不復料前古有
小說而但奉遷史爲信書則雖經孟子明辨猶其惑
未盡祛也愚故追索其根株以實抉之曰是說也但
本伊尹說也伊尹說乃怪誕猥鄙之小說也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列女傳母儀篇作有㜪　呂氏

孝行覽作有侁

祿之以天下弗顧也○蘇長公集伊尹論引孟子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

一介不以與人二句○意林錄孟子伊尹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　集註曰介與草芥之芥同

按論衡知實篇伯夷之廉不取一芥于人作芥字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舊文囂爲謷音敖曰謷五高切又許驕切　太平御覽述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躬詣之伊尹囂然不顧

湯三使往聘之○史記殷本紀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　集註考證曰三去聲

旣而幡然改曰。音義曰幡張云與翻同　程子遺書
楊遵道錄伊川語引此作翻　文選應休璉與從弟書
注引孟子改下有之字
天之生此民也三句。李文公復性書述伊尹曰天之
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
思天下之民節。音義曰推丁土回切亦如字下卷同
說如字亦音稅　尚書說命下篇昔先正保衡作我先
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
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鹽鐵論權刺章禹稷自布衣思
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
治水土教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劉貢父集進說引孟子作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

歸潔其身而已矣○宋本舊趙注本宋石經宋刻九經潔俱作絜　增修韻略引孟子歸絜其身

伊訓曰節○尙書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古文伊訓作朕哉作才　鄭康成書序注引伊訓載孚在亳

按春秋傳引大誓商兆人離周十人同又引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大誓本二十字康誥本四十七字而各以八字括之不嫌其太簡約也此伊訓皇天以下十字孟子亦括以天誅二字蓋同其例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三句。說苑至公篇述此章文孔子上無或謂二字癰疽作雍雎侍作寺瘠作脊下皆倣此有諸下無乎字　釋雅曰說苑作雍雎孟奇謂字書不相通字書自不知古人之通也

按史記孔子世家雍渠爲驂乘韓非子作雍鉏此癰疽說苑作雍雎輾轉相推似雍鉏雍雎爲一人而癰疽亦即雍渠均以聲同通借字耳

於衛主顏讎由。音義曰讎張音醜平聲亦如字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顏師古漢書注曰顏濁鄒即顏涿聚也　四書纂箋曰據史記不但濁鄒之名異言子路妻兄亦異矣

孔子主我○馬永卿嬾真子引孟子作夫子主我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說苑進退下各有之字

是無義無命也○說苑作是無命也無無義二字

按彌子欲借重於孔子孔子拒之此文甚明呂氏慎

大覽乃云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淮南泰族

訓亦云孔子欲行王道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

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當時謗孔子者且不僅造爲

癰疽瘠環言矣

孔子不悅於魯衛三句○說苑孔子不悅于魯衛將適

宋遭桓司馬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魯適宋與弟子

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

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說苑服下無而字是下無時字當作嘗

主司城貞子。宋石經貞作正

按左傳哀十五年陳侯使公孫貞子弔吳似卽此人爲陳侯周臣。疏曰注謂陳侯周懷公子也今按史記世家陳懷公之子名越諸乃爲湣公又湣公年表六年孔子來孔子世家孔子在陳三歲復適衞歸魯是湣公八年去陳也由此推之則孔子爲湣公之臣矣今孟子乃云爲陳侯周臣是陳侯周卽湣也　史記索隱曰左傳湣公名周史記云湣公越是史官記不同也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節。說苑吾聞下所爲下各

有之字若作如未有乎字　鹽鐵論大論引孟子曰觀近臣者以其所爲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僞容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以爲孔子也　漢書杜欽傳欽對策曰近觀其所爲主遠觀其所主　文選王粲贈文叔良詩注引孟子吾聞下有之字

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三句。戰國策趙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于秦被褐食牛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　呂覽孝行覽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虢而虜晉飯牛于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獻諸繆公　史記孟子荀卿傳伊尹負鼎而勉湯百里奚飯

牛車下而繆公用霸先作合然後引之大道　又秦本紀百里奚奚字作傒管子小問篇作傒

以要秦穆公。舊文穆爲繆下皆同音義有繆音穆之釋　宋石經本舊趙注本注疏本穆俱爲繆　史記蒙恬傳蒙毅曰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　風俗通義皇霸卷亦曰秦繆公受鄭甘言置戍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殽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故謚曰繆　皮日休文藪秦穆謚繆論曰今之學者以秦穆爲繆尙疑其謚乎以謚繆爲定

黃溍筆記曰史記秦本紀前書繆公後書穆公二字蓋通用而秦穆之見於詩書春秋傳皆正作穆

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名與實爽曰繆二謚美惡絶殊安得通用據蒙毅應劭所說秦繆之繆不惟字當從糸音亦當靡幼切矣史傳于一段語中猶上云穆公下云立號曰繆得謂他經書之雜出盡原文然耶

晉人以垂棘之璧四句。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又僖公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義門讀書記此當以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爲句去謂去位也之秦別爲句與史記所言虜晉走宛秦贖之授以政乃合　四書集編四書纂疏去之下無秦字

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宋石經本注疏
本穆爲繆下知穆公倣此　南軒孟子說亦俱爲繆
按戰國時處士橫議蔑人倫廢禮義以爲親可怨弟
可放夫婦可苟合也竊威福之柄萌篡逆之心以爲
君臣無定分禪繼無定命也枉己辱身營營富貴利
達之途以爲苟賤可甘近倖可援也爰是造爲事端
託諸舜禹伊孔謂聖人且有然者欲假以濟其私而
掩其醜孟子惻焉故特設爲門弟子疑難問答著諸
簡編以撤抉其樊籬好辨章所謂正人心息邪說距
詖行放淫辭者正於此篇詳盡見之風俗通言孟子
退與萬章之徒作書而舉好辨章文爲旨萬章之徒

非就此篇實據之歟故此篇雖若泛論往事而實爲
孟子一書之領要觀孟子論百里奚已無所據惟以
事理反覆推之則列國之信史若輩惡其害己並早
滅于秦火前矣觀馬遷爲史凡孟子所既辨斥仍多
取爲實錄則時之邪說惑人深幾于杯水車薪之不
可熄矣使非此篇久傳雖舜禹伊孔且無以見白于
今日其他是非之顛倒者可勝言乎

東陽章佩珩校字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萬章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五節。韓詩外傳三卷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由其道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

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　世說新語言語門注引孟子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

橫民之所止。孟子音義曰橫民之橫或作總各依本字讀

頑夫廉。漢書王吉傳引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後漢書丁鴻傳論王暢傳引此三語皆與漢書同列女傳注引此亦同　袁氏後漢紀載華嶠論丁鴻語亦云貪夫廉　論衡率性篇引三語頑亦作貪又懦上有而字　晉書羊祜曰貪夫反廉懦夫立

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　南史任昉傳論曰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志　蕭統撰陶淵明集序曰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　文選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三國名臣序贊郭有道碑文三注引孟子皆作貪夫廉、趙岐長短經曰聞伯夷之風貪夫自廉　黃庭堅集伯夷叔齊廟記亦曰貪夫廉

按貪與廉緊相反對頑稍齟齬右凡十四條與上韓詩外傳同述作貪字後盡心下篇頑夫廉趙氏章指云伯夷柳下變貪厲薄亦以頑爲貪兩文卽不盡傳寫譌疑或居一於此

天之生斯民也三句○文選嘯賦三國名臣序贊安陸

昭王碑三注引文皆斯民下無也字後覺下有也字

按前篇斯字作此選注既引爲斯則當屬此篇而後覺下也字又同於前篇文蓋亦涉異同之數

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宋刻本注疏本張南軒本若皆作如　通鑑前編引亦作如　文選東京賦若己納之於隍注引孟子曰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於溝也同此篇有與字

阨窮而不憫○宋刻本憫字作閔

爾焉能浼我哉○音義曰浼張音每丁音漫

接淅而行○說文解字引孟子夫子去齊滰淅而行

西溪叢語曰接淅接字殊無理說文引作滰淅滰其兩

切洮乾漬米言不炊而行也異聞集引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滰淅唐本作滰字

按太平廣記三百九十一卷引陳翰異聞錄但作接淅爲李吉甫得鄭欽悅書著論之語非銘詞也然姚氏所見正本或自有殊當更考

可以速而速四句。王臨川集三聖人論孔子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仕處二句上下易置而皆作則

伯夷聖之淸者也節。尙書湯誥正義孟子云伯夷聖人之淸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時者也各有人字　李德裕會昌一品

集夷齊論云孟子稱伯夷聖人之淸者亦有人字
聖之任者也。左傳文公十八年正義愷和也引孟子
爲證曰伊尹聖人之和者也
集大成也者二句。文選宋元后哀冊文注引孟子曰
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集大成無重文
始條理也。音義曰本亦作治條理下同
智譬則巧也二句。孟子辨惑曰呂東萊策問進士孟
子論孔子集大成之說云譬之金玉則智始而聖終譬
之功力則聖至而智中以智爲尙則害前說以聖爲尙
則害後說此雖一時科舉之文實有可疑學者不得不
辨也以予觀之當云智譬則力聖譬則巧後說字誤耳

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尙書武成正義引孟子作周之班爵祿如何

其詳不可得聞也節○武成正義孟子曰其詳不可聞矣嘗聞其略文選難蜀父老注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略矣皆略去中三語

天子一位節○禮記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孟子疏曰王制不及天子又無六等殆與孟子不合者蓋以孟子所言則周制而王制所言夏商制也陳氏禮記講義曰王制言制爵之法孟子言班爵之法制之出於天子故不必言天子班之首於天子與君故

兼天子與君言之也　方氏禮記解義曰孟子子男合
爲一此離之二者彼所言位之等此所言名之等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節○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
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
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孟子疏曰王制言田而不
言地者蓋祿以田爲主王制主於分田而制祿孟子主
於制地以分國而國以地爲主所以有用地之異也
周禮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之灋求地中以建王國
制其畿方千里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
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
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

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賈

公彥疏曰男國百里開方得五十里者四經云其食者

四之一獨此與孟子等合自子已上彼言百里七十里

於此經不合矣　朱子語類曰孟子所答周室班爵祿

與周禮王制不同此也難考然畢竟周禮底是蓋周禮

是箇全書經聖人手作必不會差孟子之時典籍已散

亡想見沒理會　周禮訂義曰孟子王制皆指實封之

地周官兼山川附庸言之司農東萊陸農師王介父皆

云　晉武成分土惟三傳曰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

男五十里爲三品正義曰周禮大司徒所云蓋是周室

既衰諸侯相并是以國土寬大有違禮文乃除去本經

妄爲說耳　葉夢得禮記解曰鄭氏以武王初定天下分土惟三至周公攝政斥大九州之界而分土以五等以周官王制異同考之斥封界有之矣謂五等之封實可食之地則非也蓋周官合山林川澤言之則謂之封疆王制止於可食之地則謂之田以其地方五百里而去山林川澤取其可食者半則是附庸在其中以其田方百里皆可食而山林川澤不在焉則附庸亦在其外由是觀之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公侯之國蓋有增多附庸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亦無增損也

公侯皆方百里○考文補遺曰古本皆下有地字　書武成正義引無皆字

不能五十里。春秋繁露爵國篇附附庸凡四等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與氏者方十五里

附於諸侯曰附庸。禮記集說項氏曰王莽封諸侯置附城則淡人以城解庸也古文庸卽墉後人加土別之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節。王制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潛夫論班祿篇天子三公采視公侯蓋方百里卿視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　孟子疏曰此與王制不同者亦以周制夏商制不同也孟子不言天子之公特言其卿者蓋卿與公同是所謂舉卑以見尊之義也　陳祥道禮書曰周

官有卿無三孤與上大夫而公則冢宰是公孤上大夫同爲六卿故上大夫之爲卿則受地不過七十里此王制所謂天子之卿視伯者也孟子又言大夫受地視伯者言上大夫也蓋孤出封則侯上大夫出封則伯而已附庸雖不能五十里總大率而言之亦可謂之五十里此所以或言元士視子男或言元士視附庸　陸氏禮記解曰兩經各差一等非不同也孟子言受地爾蓋天子之卿之田視伯卽受地視侯他倣此　白虎通爵篇引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三節○王制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

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君十卿祿小國之卿二大夫君十卿祿　禮記解義曰孟子所言其序不同者孟子以貴賤爲之序此以衆寡爲之序故也

按王制此文次制農田百畝節下孟子自君卿順序王制自農夫倒序文有繁省義未有齟齬也惟一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一云下士視上農夫小異蓋庶人在官有府史胥徒四等其祿以農之五等爲差則爲府者當視上農而史暨胥徒以次視中下矣下士與爲府者同故雖兩說之而義仍一

耕者之所獲節○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

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
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鄭注曰分或爲
糞　禮記解義曰王制言百畝之分孟子言百畝之糞
者蓋分以均之而存乎法糞以治之而存乎力法出乎
上力出乎下其言亦互相備也　周禮大司徒凡造都
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
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史浩周
官講義曰不易者一歲一種一易者休一歲乃復種再
易者休二歲乃復種其所出同爲百畝之獲也　周禮
小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　孟子
疏曰周禮與此異者蓋上農夫足食九人而其家七人

者亦得以受之此民所以有餘財　禮記講義引周官
農夫之差三等而已孟子則五等者先王之於民養之
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
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而下地則以地稱人而
已　管子揆度篇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　呂
覽士容論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
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
按周禮司祿之官今無其職趙氏據此爲戰國諸侯
去籍之證大司徒諸公諸侯一易再易等文儻得司
祿不亡必其言互相發也孟子於典籍既亡之後側
聞其略自不能顯若畫一且有嫌於時君之爭并無

厭也故於所聞異詞中寧信其數之少而不肯或失之多朱子言孟子是未見周禮不可以此破司徒職封國之制誠篤論也若王制乃漢文帝勅令博士諸生採集傳記斟酌損益以成其篇制祿爵節明屬採自孟子時周禮未顯於世諸博士猶不及見之故惟以孟子一書爲本其所以微有異同正博士之所斟酌損益何可轉據之議孟子乎後儒說此三經必切切然比而齊之每不免於越理橫斷茲擇其尤長者編列數條儘可窺一斑矣

有友五人焉○晉語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鬭臣五人注云鬭臣扞難之士

樂正裘牧仲○漢書古今人表作樂正求牧中　集註

考證曰有以樂氏而正名裘氏而牧仲名者非

費惠公曰○困學紀聞曰春秋時費爲魯季氏邑史記

楚世家有鄒費郯邳葢戰國時以邑爲國意者魯季氏

之僭歟

按史記魯世家費字作鄪說苑言魯人攻鄪曾子辭

於鄪君則費之僭邑爲國不待戰國時也

吾於顏般○漢書古今人表作顏敢

王順長息○人表作王慎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四書辨疑曰中原古注本無之

字　舊趙注本宋刻本皆無之字　抱朴子欽士篇晉

文接亥唐脚瘁而坐不敢正以平公爲文公
雖疏食菜羹。舊趙注本宋九經本注疏本疏皆作蔬
非王公之尊賢也。宋石經宋刻本舊趙注本皆無之
字　集註曰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帝館甥於貳室。太平御覽逃孟子作貳宮
迭爲賓主。音義曰張云迭或作佚誤
用下敬上。宋石經敬諱作欽下做此
貴貴尊賢其義一也。禮記喪服四制貴貴尊尊義之
大者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宋石經作萬章曰章下
無問字　注疏本考文本皆無此問字

卻之卻之爲不恭。音義曰正體却字下皆同或作卻誤　五經文字曰卻作却俗亦相承用之。四書辨疑曰二卻之一必爲衍　王恕石渠意見曰曰卻之是萬章問也卻之爲不恭是孟子答也何哉又是萬章問也曰尊者賜之是孟子答也曰其所取之者至弗卻也是萬章言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是孟子言也曰其取諸民至不可乎是萬章言也曰其交也至孔子受之矣是孟子言也

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四書辨疑曰萬章一問中二曰字必有一衍者註指以心卻之下曰字爲心度之詞然其所敘之言誠難以心度爲說也予謂經文有傳寫

之差其取諸民一句與曰字相連元是一段總意合在請字之上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如此讀之似爲理順

其交也以道。宋刻本禦人句下句無也字

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尚書閔作暋不譈作弗憝自凡民至罔弗憝中間十六字古文兩不字皆作弗　說文解字引周書凡民罔不憝

殷受夏四句。集註曰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　或問曰趙氏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明法或者又謂若義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

不辭今禦人者乃為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受其餽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暴虐之意云爾或又以為烈光也三代相受而光烈至今也是三說者擇一而從之可也何至闕而不為之說乎曰熟讀本文此十四字自與上下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不相似或者二說亦覺費力不若從李氏闕之之為愈也　辨疑曰直為衍字良是去此十四字讀之語意方始得通宋氏播遷江表南北分隔幾二百五六十年經書文字已有不同況其秦火之餘而又累經喪亂傳流錯誤不可謂無如此之類宜有以辨之也

按趙氏說本明白直捷惟疏解生出無數支離後儒

遂相與疑之第二說參孟子答彭更語亦若可從而烈本好字惟詩序作暴虐解朱子素不信詩序乃嫌

　其取證勉強爲費力耳

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音義曰比丁毗失切亦毗志切　朱子文集歐陽希遜問比字舊音毗志反集註音必二反皆爲偏黨之義至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集註曰連也去聲所謂去聲者想却是毗志反否答曰記得此字是用賈昌朝羣經音辨改定此一處改未盡耳更俟契勘然亦不甚緊要今日昏甚恐不暇料理矣

充類至義之盡也○湛園靜語曰充類至義之盡也一句

爵人獵較○翼孟音解曰較字本作較於岳切　四書
纂箋曰張氏較音教
孔子先簿正祭器○音義曰簿本多作薄誤
於衛孝公○疏曰史記諸家於衛國並無孝公據春秋
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又孔子世
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致粟六萬是則孔子於靈公有
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吾未能信以其無按據也
四書答問曰或是字誤或是所傳之誤或是當時呼出
公爲孝公皆不可考　集註考諡曰出公輒拒父爲不
孝其臣諱之以禮律嫡孫當承重繼祖不以父命遼王
父命故特以孝謚之以掩其非爾

按衛輒使石曼姑率師距蒯聵於戚公羊氏傳云固可以距之也輒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檀弓正義謂衛輒拒父而公羊以爲孝子後儒之論且然則當時臣下之謚以掩非想自有之矣若共一人兩謚更無足怪蒯聵謚莊公漢書人表謂之簡公則亦嘗有兩謚

爲貧者○文選絕交書注引作爲貧仕者

孔子嘗爲委吏矣節○史記孔子世家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索隱曰季氏史一本作委吏通鑑前編曰職讀爲樴見周禮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　昌黎集爭臣論古之人有云仕

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遂而已矣　臨川集送李著作序作牛羊蕃而已矣

位卑而言高罪也○荀悅漢紀孝成帝紀梅福上書曰臣聞位卑而言高者罪也　漢書梅福傳高下有者字無觸字　柳柳州集送辛生序引文高下亦有者字

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音義曰摽音杓又音拋

以君命將之五句○禮記玉藻篇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

按蘇氏洵三上歐陽內翰書子思孟軻之徒至於是

國國君使人餽之其詞曰寡君使某有獻於從者布衣之尊而至於如此惟不食其祿也此詞未見所出

疑即因此段文意會言之

子思以爲鼎肉。四書辨疑曰不以君命將之之下當別有敘起前意之文如云子思之不悅也或云子思所不悅者須有此一句在於以爲鼎肉之上然後可通今既無從可考說者但當云有闕文而已

堯之於舜也三句。藝文類聚述文於舜下無也字二女女焉作妻以二女焉

後舉而加諸上位。藝文類聚作而後舉加諸上位

太平御覽作而後舉之加諸上位

在國曰市井之臣二句○意林錄孟子在野句寘在國句上　儀禮士相見禮凡自稱於君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不敢見於諸侯○四書釋地又續曰此與繆公亟見於子思見字俱當音現

按特集註省此音耳孫氏有云見音現下往見同

古千乘之國以友士○四書辨疑曰國乃諸侯疆域之稱豈能與人爲友耶國本君字之誤下文千乘之君求與之友是其明證

邪之云乎○書酒誥矧太史友內史友矧惟爾事蔡沈傳曰曰友曰事者尚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

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按子思稱古人言者當卽據書文也豈曰友之云乎
　猶云豈特曰友之云乎
孔子奚取焉○孟子考文補遺曰古本焉下有哉字
宋石經焉下有哉字
取非其招不往也○宋刻本作尚取非招不往也
士以旂大夫以旌○文選西征賦辨亡論兩注俱引孟
子曰夫招士以旂大夫以旌多有夫招二字　又宣德
皇后令注引孟子夫招士以旂　又劉越石答盧諶詩
旂弓騂騂注引孟子夫招大夫以旂
周道如厎其直如矢○詩小雅厎作砥　墨子兼愛篇

引詩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其直上牽綴洪範王道蕩蕩四語幷謂之詩　楚詞章句引詩其平如砥其直如矢

按說文厂部厎柔石也重文作砥並職雉切广部底山居也下也都禮切厎實砥之本字故禹貢厎柱析城漢書厎礪其節厎礪名號皆以厎爲砥廣韻列其字於五旨旨紙下今坊刻經文多上加點與底下字無別讀者遂誤音如邸幷詩之砥字亦或誤爲邸音

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集註曰尙上同頌誦通　困學紀聞曰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詩誦書與古人謀金樓子曰曾子謂誦詩讀書與古

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金華朱宏健校字